

許明 編著

中國佛教金石文獻

塔銘墓誌部十 清卷下

遼寧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許明 編著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中國佛教金石文獻

塔銘墓誌部十 清卷下

遼堂



# 傳臨濟正宗三十二世蛤菴園禪師塔誌銘

清康熙二十

四年十一月 毛奇齡

師不知其姓，嘗自贊云「出身無姓」是也。母氏張，生師而啼，一日至佛寺，師見佛大喜，嚮之笑。會崇禎末，獻賊破襄陽，兩湖皆震。師本楚族，居荊州江陵。江陵避兵者多東下，散僦下江。而師獨隨母之浙，擇居蕭山之湘湖，以湘名類楚，曰不忘楚云。師姿性超絕，就童學不屑屑書卷。鄰寺名「隆興」，晉隆吉將軍所遺寺也。僧明然具戒行，師十六請母謁然落染。然命習經論，師晝習夜坐，嘗中夜頹體爇木，禮大士數百以爲常。既而慕三衣，登具，出衆諸方。時，福嚴爲諸方名，師詣嚴，嚴拈竹篋子示之，有省。去詣天目，參大覺國師于枯木堂。大覺者，報恩通禪師也，時未爲國師。見師大喜，留之枯木堂，鉗錘之。凡十年，備歷苦毒，至有死而復甦者。師嘗曰：「吾能忘十年枯木堂哉！」當是時，報恩欲付師，而故有待也。既，報恩以「虚空落地」勘師，師應聲答，報恩復勘之，師掩耳去之平陽。平陽問幾時離天目，師曰：「和尚道某甲站脚何地？」平陽曰：「汝還識平陽門麼？」師曰：「平陽若有門，即道離天目。」會報恩赴世祖章皇帝召，復携師入京，侍萬善殿，每于御前問答之際，稍稍及師。師微言承應，輒當聖意。時報恩侍者多湖人，而師年寂少，章皇帝以小湖廣呼之。暨平陽相繼以弘覺國師赴召，師隨報恩歸，平陽欲留師不得。至平陽還山，竟師于湘湖之濱，呼師入室覲以機，出章皇帝所賜金襴袈裟并白拂子，手書列代源流于玉軸付師。師乃留平陽有年，俟平陽示寂後，始以楚故鄉還湖。湖通城令丁君，蕭山人，與師舊，延師鳳山寺，寺鄰寧州。寧之龍安山有兜率禪院，故黃龍分席也。叢月禪師者，曾受張商英之請，大興其庭，而代久而圯。居人聞師至，踊躍集千人，走鳳山迎師。遂于康熙癸丑春入院，不踰年，即伐山冶土，率居人薦力者，度故址營之前坊



後寮，而居大雄于其中，革魚金板，以次整設。值西南弄兵者，從巴陵來越蒲圻下雋，而抗于郢城之南。師拂衣東下，仍止于蕭之湘湖，曰：「吾湖人，此猶吾故土也。」遂自號湘谿，而題所著詩曰《湘谿集》。既而，湖中慕師者聞師歸，渡江迎師，住吳江黎川之羅漢寺，一時學徒相從者如歸市。然終以不忘兜率，伺兵革稍間，即往來化導若干年，後命嗣嵩菴居之，而自携一笠將朝臺。癸亥辭羅漢，由商亳渡河道京師，暫憩翊教，和碩安親王聞師名，延師住西山隆恩，師辭不得，遂于甲子三月入隆恩安禪。越明年，皇上幸潭柘，謂潭柘勝地，當以知識居其間，敕侍臣召師引見于玉泉行在，賜飯命賦詩，徹所薦舍，桃食之，問得法所由，且曰：「和尚于先皇帝時曾入西苑，此時西苑所住者，尚有人相認者乎？」師舉椒園、所住、容舒、純素、真牧諸禪德，曰：「皆臣僧法姪行也。」又曰：「先皇帝御前李國柱常隨駕內道場者，識臣僧，今猶在御前。」上乃問宗旨，甚契，既而曰：「如何是道？」答曰：「以聖智行聖政者是。」又曰：「如何是心？」答曰：「乾綱獨斷謂之心。」上曰：「佛家以參禪爲上乘，儒者以明德爲上乘，是否？」答曰：「禪以覺見心，猶之儒以明見德。」上顧左右曰：「原是一理。」答曰：「不惟三教，即九流百家亦無二理，所謂統江漢以朝宗也。」上大悅，親灑宸翰，書禪聯賜之。遂傳旨曰：「和尚可能住此方乎？」師對曰：「臣僧以朝五臺來，今尚未往也。且臣僧母骨藏湘湖，曾負之歸楚而尚未封土。臣僧了此願，乃敢遵旨。」許之。復敕啟奏後朝臺，師還山，陞座作謝恩法語，見語錄。遂于是月辭隆恩，入椒園，啟奏西行，出龍泉關，禮五峰，作二十偈，還京憇萬泉。值滿大學士以嗣君，侍衛卽世詣萬泉，請師說法。師以腹下辭，不得，既而病痢，遷天龍精舍，遣侍覆奏。上敕御醫劉元辯診視，親閱療方，時十月朔日。次日，復遣侍臣翟進忠問疾，兼有留師化導之旨。師手草奏謝，上覽嘉悅。至廿一日，再遣侍臣問疾，賜參藥饋食。十一月朔，師作訣書示左右，爲歌名咄咄歌，示椒園諸法姪。次日，師問：「明幾時？」左右以三對，師曰：「三期至矣。」至三日，晨起沐浴更衣，作辭疏謝恩，略曰：「臣僧却染，幸值龍興之際。爾時已知瞻雲就日，作化導計。既而隨報恩國師赴世祖章皇帝之召，得侍巾盂，枉蒙顧問，草野區區，已願從披瀝久矣。今皇上福庇環海，行脚之人幸來京國，特以九衢

蕩蕩，掛搭未定，濫膺親王之請，暫憩隆恩。自謂焚盟之餘，可藉此仰祝聖躬萬壽，兼擬夏首朝臺，禮文殊塔，然後南還湖中，以了未具。何意皇上敕召，慰諭留此化導，還京候覆，頓染脾疾。累蒙皇上遣醫診視，兼賜參藥饋食，而歸期頓至，扎掙維艱，誠恐溘焉朝露，有負皇上汪湛之恩。爲此，伏床稽顙，惶恐申謝。」乃作垂問法語與示禪徒語，語畢將逝。時法姪元熹、書記覺紳與嗣法居士顧元登俱在侍，曰：「和尚可無偈耶？」復甦，索筆手書偈曰：「屙了屙，屙了屙，百萬人天嗅不多。香臭十分原有價，莫教後代有譖訛。」書畢，微笑而逝，時已夜分，當戌亥之際。暨明，進遺疏，上覽慨然，即命侍臣翟進忠弔問，奠以茶。師遺言勿哭勿封龕舉火入塔說法，且曰：「兜率、湘谿吾住處，他日掩龕于二所筮之。」師名本圓，字蛤菴，別號湘谿道人，生于崇禎壬申七月八日，示寂于康熙乙丑十一月三日，世壽五十四，法臘三十八。嗣法兜率嵩菴元基、大坑師亮元密、行端元勤，凡三人，師逝時，俱不在側。嵩菴住兜率，心動忽很，徬來京師，至日，值五七舉火，若預定者。其居士嗣法，則州司馬雲間顧君昌洛，師住隆恩時，曾舉龐居士公案，有契，知爲法器，隨鳴鼓上堂，說法付之，易名元登。至是，隨寂，問：「末後以何法供養老僧？」顧應聲答：「是日陰霾。」其所答有「凍雲吹不盡，寒雪欲飛花」之句，師甚嘉之，蓋顧君老參也。及遷天龍，大司成翁公曾問道于師，師重其品行，而窺其見地超卓，陡舉手所弄如意，倣古德分芋事與之，曰：「領取十年宰相去。」若劉居士元辯，則贈偈以勵其志。其他剃度弟子元導等約數十人。予以籍蕭山，與師舊，而黃門任君曾延師住別業，故于垂寂時，同往一訣，乃以予知師，面屬予誌塔如右。師三坐道場，各有語錄，其所著詩，有《湘谿集》、《湘谿別集》、《朝臺十二偈》行世，諸凡參記機緣及簡札可紀者，詳見語錄。銘曰：

師說無生法，乃至無有姓。無姓亦無法，一切惟身量。以是受具足，遍叅諸方賢。手覆天目雨，脚踏平陽門。當日帝王尊，曾召舊禪德。一時天龍幢，並樹萬善陛。聖智發威音，與師解清淨。師出大慧力，陳說無盡藏。因之兩覺師，爭付正法眼。紫金袈裟帔，盡作心印觀。乃以湘山僧，遠住兜率地。西行禮文殊，南還瘞佛母。念彼京邑鉅，投體作瞻覲。以企足無所，慙應國王請。何悟

聖主知，召師與師語。于海淀行幄，命說相見偈。師亦何因緣，得蒙降恩旨。當留諸巾錫，化導茲方所。或入住萬善，或闢大慈寺。尊爲大導師，亦復何思議。遂發普濟願，朝臺復來是。以之報聖恩，兼祝千萬壽。具足妙相成，聽爾拂衣者。師乃展摩睺，頓欲空諸有。不知何所苦，詘指滅度日。當在月三候，作書別親故。御覽遺疏慨，以爲妙禪悅。遣侍奠清榼，用首諸方供。獨是師所生，本在楚南郢。蕭山有湘湖，名與楚郢近。出席在兜率，兩地設思並。我今占所寄，莫如兜率便。因築崇梵龕，建此光明幢。疊土斂骨骼，鑿空流音聲。是則無上德，證明于此中。此中亦安有，藉此證明者。《西河集》卷一〇九

## 傳臨濟正宗三十二世彌壑禮禪師塔誌銘

清康熙二十

四年 毛奇齡

今皇帝嗣服之二十年，西南再闢，四方有道之士咸觀京師。于時，彌壑大師從開化來，應和碩親王額駙尚公之請，卓錫城西延壽寺。會益都相國馮公修無遮大會，請師設戒于長椿寺，中京朝官假沐聽法者，車駢轂疊。予隨總憲徐公、宮詹沈公後，參訊焉，而恍有遇也。既而，師疲于應接，游嵩洛。去時，大梁開府王公留師住汴，師固辭不得，因于次年甲子赴大梁。越一年，其嗣法樹南忽携訃來，兼傳師遺命曰：「師已示寂于大梁之相國寺，以願游二室，命掩身龕于嵩山玉柱峰南古法王寺後，而勾君以銘。」予乃疊手展狀，嘆曰：「善乎！」按狀：師諱行禮，字彌壑，寧海胡氏子也。祖鳳陽別駕，父國學生。生師而慧，厭肉食，尤不喜飲酒，重九讌客，父兄令侍席，憎師不飲，罰誦詩一句，師應聲曰：「重陽九日菊花新。」座客大驚，詢所由來，師嘿不能對，此即汾陽昭禪師頌中句也。師洵口若夙記者。嗣後，名閥來請婚，師固辭。會雪竇僧過其居

談禪，師聞而樂之。時年十七，適父母齊逝，遂以父母所授產，悉歸之兄，趨雪竇，投石奇雲禪師薙染，務力作。雲見師文弱，甘攻苦，恐其或懈，示以偈勵之，師乃留三年，辭往寶華受具足戒。時，木陳忞禪師居天童，師往參。忞留方丈，聞舉「禾黍不陽豔，競栽桃李春」句，忽有省。會忞應詔入都，師辭往福嚴，叅費隱容禪師。容問：「何來？」師曰：「天童來。」容伸掌曰：「我手何似佛手？」師曰：「瞞他不得。」容頓足曰：「我脚何似驢脚？」師曰：「不勞再勘。」容大笑，命師典知藏。而容忽遷化，乃復參報恩浮石賢公。賢問曰：「床脚下種菜，你作麼生會？」師曰：「不假春風力。」賢曰：「鐘樓上念讚響？」師曰：「也要大家知。」賢曰：「汝可住黃蘗山矣。」師拂袖便出，賢乃命師領西堂事。康熙乙巳，吳中士大夫敦請賢公住楓橋法華，遂以師應請席，開法上堂。時，太傅金公躬詣師，言下甚契，稱莫逆。會賢公以丁未示寂，召師還，封識衣器，候宏覺國師。即忞禪師也。至啟封授師，師仍住法華七年。當是時，嗣法樹南寂有聲，遂以法華授樹南，別赴景山興福、彭城開元之請。開化禪院者，宋惠元禪師所遺址也。在彭城，歲久而圯，居人聞師名，謀請師。會副使戴君、總戎張君與師舊，乘師住開元，詣師聽講。因于次年癸丑，請師至開化，遠近相望，如慶雲在天，蚤從影躡，不召而至。師乃集方衆搏土翳木，重樹梵刹，佛宮僧舍，有若海湧。方是時，師大開法席，直闡宗風，江淮嚮化者，踵趾相接，北方禪習之盛，未有若此者也。既而曳杖北上至京，適城西延壽精舍，以隘故，延師整駐，爲擴大計。師重加締構，布金飾象，遂改寺額，與諸門下士砥礪其中，凡二年。值修復長椿，延師說法，一時禪德各趨走如鶩，然終以煩劇，故去之嵩洛，時癸亥春月。次年，復之汴，應開府王公、副使祖公之請。自知時至，於仲冬之朔，晨起諭剃度弟子隆律等，傾鉢金爲其先師刻藏塔銘，命書記書訣檀那，散巾餅杖錫諸物，貽贈故舊。乃囑門人隆示、隆杲，定以初八日巳時長往，而令樹南名隆祚者作行狀。遂于期至時，書辭世偈云：「朔風凜凜天猶冽，四十九年無別訣；不將生死決去來，萬里長空一片雪。」復自製封龕云：「嵩嶽崑崙聚曉風，棲行隨處自安豐；涅槃後有大人相，百尺崖頭第一峰。」又入塔云：「不入蟪蝼大力王，草枯鷹眼漫□□；應思少室真風在，一塔而今柱大梁。」書訖而逝。師生于崇

禎丙子四月五日，示寂于康熙甲子十一月八日，世壽四十九，法臘二十七。荷法者二十餘年，六坐道場，嗣法樹南祚、毒符學、孚尹峻、旭菴玉、桂輪朗、咄菴永、夫隱機、曇紹杲、霖沛沴、晦崑封、自嚴律、燕林榮，共十二人；守塔弟子，天如澄、聞性月二人，剃度弟子數十人。所著有法華、興福、開元、開化、延壽、長椿語錄，并《方外英華集》行世。歲乙丑，建塔嵩山玉柱峰，而系以銘。銘曰：

得離朱戶，而入紺廬。造戒煩館，服無垢衣。乃以慧業，証彼空相。指水在中，陟巘而上。由此尊勝，出領妙覺。山石點頭，天龍詘脚。因五蘊度，立萬法宗。錫飛海際，盃浮土中。爰憩二室，以歷百劫。三花晝風，五岫夜雪。天柱不折，法王可依。高峰突兀，千秋在茲。《西河集》卷一〇九

## 卓峯珽禪師塏銘

清康熙二十四年

釋性統

高峯法弟性統撰。

卓峯性珽禪師，本州成氏子，生于天啓乙丑十月十九日丑時。十五歲祝髮于同族僧笑松座下。松蘊教典，師習之既久，聞衡老人道風揚溢，遂皈禮焉。一蒙扣擊，力究箇事，晨昏不輟，老人器之，命號「靈一」，苦參二十餘載。一日呈偈于老人，老人曰：「今日始知吾不汝欺也。」即將鐵師翁所傳沿流唱和歌拄杖拂子付之，更號「卓峯」。暨後老人遊江浙，師即主慶雲，兢兢繼志，罔敢怠逸。無如時當像季，運會日遷，西來意陳年糞埽，祖師機現前糟粕，提撕急于函丈，討究怠于學侶，師之于此，良多苦心矣。及衡老人圓寂，師任愈重。甲子春，走高峯泣白先師云：「吾師大任，珽忝承之，口責無人，實滋淡慮。幸有幻孫，頗具靈機，願祈別兄爲之提誨，倘或沿流有托，即先師亦當拜手啣慈。」先師悲感，命統錄焉。今歲乙丑秋七月，先師化去，師極力奔趨，淒惋動人，即先師弟子輩尚多不若也。旬日後，師亦示微恙，統前來已瞑狀將脫矣。急將紙筆



陳前，師乃大書數行，擲筆瞿瞿，若有所未安也。統告之曰：「兄所未安者，法門事耳，統必終成之。」乃三領其首而原書闕。《卓峯瑤禪師語錄》

按：題重擬。原僅「塔銘」二字。

## 冰禪師五色舍利記

清康熙二十四年

宋元豐間第五代冰禪師塔在本寺龍砂之外，每放光明，照耀巖壑，山氓疑有寶物，屢被私折，不遑修葺。至康熙乙丑冬，甫鳩工伐石，依堪輿家言，遷于上坪。當啓塔之日，得蓮華瓶二，一貯脊骨一節，其堅如玉，其色若金，文理分別，淨潔無比；一貯舍利三十三粒，五色輝煌，晶瑩奪目。一衆懽呼，聲動山谷，宛如祖師再世，復覩慈容，親聆法要也。乃留七粒，供于丈室，餘卜吉與諸祖靈骨同藏于新塔，額曰「金剛幢」。夫冰祖化去六百有餘載，諸幻雖滅，而不幻者常存，光明璀璨。復見於今日，豈非悟佛心宗、解行相應之明驗耶？某謹再拜識之，俾後之來者觸目興感，見賢思齊爾。《靈石寺志》

## 五臺山菩薩頂大喇嘛老藏丹貝塔銘

清康熙二十四年

高士奇

五臺山菩薩頂大喇嘛老藏丹貝塔銘

日講官起居注、翰林院侍讀學士錢塘高士奇撰文。

師本蒙古，人衛籍爲趙氏，居京師。九歲，禮師崇國寺，又嘗師土波沙門蘭建巴。至清涼山，居中頂及羅喉寺數歲，其結念所依也。後又遠涉土波、蒙古二國，於其語音、文字靡不通曉，復自清涼山歸崇國寺。

世祖章皇帝己亥歲，僉舉其師住持清涼山佛火，師亦於庚子挂錫茲山。戊申，携瓢笠，走口外納戒。辛亥，受鉢苴衆，葺經堂，集雲水，廣護人天，不分畛域，蒼葡伊蒲外，一無所私。今上御極之二十二年，西巡清涼山，幸菩薩頂，則金碧輝煌，筍虛璀璨，花臺寶幢，莊嚴峻肅，異於常處，獎賚有加。時奉屬車，得一識師面，悖樸沖澹，器宇疏朗，解文義，工翰墨，蓋瞿曇弟子息心淨行之流也。既而奉命監修五頂精藍，悉力殫思，恭恪薦事。甲子，復以陳請菩薩大殿改覆碧琉璃瓦，自山人都，跋履艱辛，遂成勞瘵，偃臥崇國寺，蒙恩日遣御醫調治。及其歿也，賜金存恤，龕歸本山，闍維如法，留塔於鳳林之谷，將樹碣焉。余聞昌黎之言曰：「人固有儒名墨行者，亦有墨名儒行者。」內典所載，忠心孝行，千劫不磨，而其要旨，主於立誠。若者，所尊所信，亦猶臣子之戴其君父也。清涼山菩薩頂爲我朝祈祝兩宮，保祚庇民之地，幡虹剝鳳，歲月更新，飭材鳩工，出自太府，有其舉之，莫或敢廢。今師能上獲天心，中守師訓，下酬己願，三善備焉。故自弱齡矢志，迄乎垂老建功，始終勤劬，至死不變，殆有慕乎忠孝之義者，庶幾誠之不可揜夫。師生於天聰六年壬申九月，終於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五月，世壽五十三，僧臘四十四。乙丑之夏，其徒丹巴以勒石有期，手其行狀，重趺來告，思所以不朽之者，爲記其略而繫之以銘。銘曰：

鳳林之谷，依崗抱麓。景此青師，憩爾白足。成無漏因，獲無量福。乘大願舡，超等恒俗。萬壑布攢，千峰蹲伏。茲域永固，遙望西竺。

康熙二十四年歲在旃蒙赤奮若月臨畢相之吉。《五臺山碑文》上冊一七二頁 《五臺山詩文擷英》一八四頁

## 律師西宗印公塔碑記

清康熙二十五年八月十五日

釋明豁

清涼山釋明豁撰文，宗善寺沙門明逸集字，明丹崖居士傳山書，寧鄉後學王良翼對修，太原弟子如

願、定慧、淨仁、覺寶、淨明、照心、圓壁立石。

按狀：律師印公，陝之安塞人，父勒母張，世稱善士。師生不茹葷，見僧輒喜。時年十五，即白父母求為佛子，遂隸萬壽寺月天師為徒，法諱廣印，執侍巾瓶，寒暑不懈，師加憫愛，勉令參學，初聽講楞嚴等經於調宗、思玄二法師。父沒歸葬，奉母於鄉，受歸戒於虎窟長安法師。母老合葬，時崇禎庚午歲也。閱藏榆林，聽明玄、載盡二法師講維摩法華等經，後之五臺，於度生和尚座下受具足戒，適玄師隱秘魔厓，為依止帶更名微印。至壬午走都中，參太空、大如、秋池三大師。甲申還山，依啟元和尚參禪得益，住靜龍蟠樹。次依碧山蘊真大師，位居座元羯磨教授。乙未，妙德虛席，主人敦請居方丈傳戒，於是戒香芬敷，弟子近十千，散之四方為龍為象。甲辰罷席南遊，過汾陽掛錫青蓮庵，為太守、汾人等說戒，歸依者信口歡喜，移席吳南西來庵，越二載，己未二月不病而逝，如生者三日，門人暨孫建塔本庵，全身藏中，碑本刻尚缺，虛石以待。甲子，陽曲弟子如願、圓璧等求文於予，欲集青主傅先生字勒於貞珉，以報慈恩。於時搦筆為之文曰：嗟夫！吾佛法道居滿天下無有疑議，自漢明來分禪分律分教歧之為三，離而不合，後之繼者各行其行，愚却莫辯姦仁，共貫大言不慚耶，行相欺，俾堂堂大道教為小徑，以師之學之行目與倚杖登座者不翅霄壤，然執此思之有具懼者，亦不愧為如來之使者。若師字西宗，諱廣印，生於有明萬曆三十四年八月廿九日寅時，沒於康熙十八年二月四日寅時，世壽七十有四，僧臘五十有九。略序於茲，不盡生平，是為記。大清康熙歲次丙寅八月既望。彪山梁昇曹萬□刊石。

《汾陽縣金石類編》三五六頁

碑刻說明：碑高約四尺八寸，寬約一尺八寸，共十七行，行各三十七八至四十一二字不等，行書、隸書間集，字徑一寸至三四分大小不等。額書「行識」二字，徑二寸半。碑陰書年月及施主百餘家。額書「緇素同濟」四字。原在汾陽縣吳南社西來庵，今存建昌村高小學校。

## 大憬禪師塔銘畧

清康熙二十五年七月

釋湛祐

京都青塔大憬禪師，諱行敏，不知何許人，未辨姓氏。聞師家居時，夜夢梵僧指示，遂出家。緇染後，徧訪知識，始謁覺浪和尚於江左，次參萬如老人於龍池。未經一夏，命居第一座。晚抵燕都，隱青塔者二十年，終歲閉戶，曾不知有門外事。報緣已盡，示寂於康熙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，葬於城西之西村。其弟子超琇過吾室，索塔銘語，合掌爲之銘，曰：

生本無生，滅亦非滅。無滅無生，毘邪結舌。空谷之聲，虛堂暫歇。吾師真常，松風水月。

康熙二十五年秋七月。《日下舊聞考》卷九九

## 天王沙翁和尚紀略

清康熙二十五年

釋原頂

沙翁和尚，鄂之富川涌泉謝氏子也。名慧海，字水鑑，其稱沙翁者，因與玄沙備公同族，又慕其爲人，私淑別號。晚季居迹不定，又稱寓叟。生明天啓丙寅十月十二午刻。至清順治丙戌，年二十，詣蘄春報恩寺禮體融大德祝髮。初遊講肆，每痛念生死，自謂語言文字無濟於事。一日飯後，叉手立於中堂，看本來面目話，劃狀大悟，說偈曰：「面目全彰不覆藏，幾回叉手問中堂，於今見也非他見，慶快平生百骨涼。」謁徑山費隱容和尚，容問：「那裏來？」師便喝，容曰：「放汝三十棒。」師又喝。遂依席下受具。次謁玉林琇、萬如微、木陳忞諸名宿，賞爲不羈。復謁湖州霽山獨冠敬和尚，敬問：「如何是現成一句？」師曰：「三要印開朱點窄，未容擬議主賓分。」如何是投機一句？」師曰：「千峯勢到嶽邊止，萬派聲歸海上消。」



「如何是轉身一句？」師曰：「輕輕躡足龍門過，惹得清風動地生。」敬書臨濟正宗源流付之。順治戊戌，師季三十二，應荆人鐵佛請，至荆徧搜天王遺址，於荒榛虎狼中覓得，恢復道場。興工時正值旱魃，木不能進，忽水涌木至。又七犬從西而來，四人由東而至，四偉人雜於稠人中，指點土木，工竣不知所往，咸謂天王助力。於時靈異頗多，師囑不可記。康熙元季壬寅，江南操江李公棲鳳請住真州地藏寺。乙巳，值師四十年，迎回天王。戊申，重闢鄂州黃龍。庚戌，繼席漢陽棲賢。冬復跨揚州之鶴，重建地藏。且明太祖敕建之寺，規模宏大，萬佛閣、大雄殿、地藏殿等無不剏備。丙辰，浙江方伯李公士楨請住嘉興金嶽，下檄太守縣君相迎。蓋金嶽乃天童密雲悟和尚中興祖席，至師說泐爲第十代。師既承乏，俎豆三秋，如播紳查公培繼、張公惟赤、陸公允旭輩聞師提唱，無不服膺。庚申，再住棲賢。癸亥，退居黃龍。甲子，仍迎歸天王。朕天王自甲寅後駐劄大兵，綠竹青松，霧宮貝殿，幾又廢弛。師不忍坐視，重爲葺修。又覓秦南把茅遠重梓嚴統，以明徑山老人清正五燈公案。丙寅，於渚宮構幻寓山房內軒曰憨夢亭息影。師三十季間，六坐道場，開鑿人天，垂手不倦，况隨身一盃，清風兩袖，到處雲涌，充大祖席，師真可謂承願再來，繼述其事於泐門，豈小補之哉！今略紀歲月，勒於天王碑陰，以貽將來，識天王中興所自。師有語錄十卷，方伯李公、太守盧公送人嘉興楞嚴寺般若堂，偕大藏流通，散錄別集，隨處行世。門人原頂述。《天王水鑑海和尚六會錄》卷十

## 比丘省然塔銘

清康熙二十五年

釋憨休

夫長天雲淡，月華始新，秋淡木脫，山形骨露。死生變幻，如野馬之翻空。自二氣判形已來，羣有顛暝於長夜，幾能眼活而一覷破得來去自由者，其誰也？非夙薰般若，定力資淡，而超越乎世量者，亦未易得，吾今於省然比丘有所感焉。比丘諱性鐸，字省然，金臺之武清張氏子，生於明萬曆壬子。賦性質朴，風神秀

爽。幼喜趺坐，長厭世塵，於順治庚寅禮香河恒庵耆宿披剃，由是墮三寶數。壬辰圓具於廣濟玉光律主，初遊講肆，傍通經論。一日閱《六祖壇經》，知有宗門向上事，遂買屮屨行腳，遊五臺，趨少室，過關入秦，將詣峩峩，以夙緣故，憩於涇水之南。壬子春，余杖策關中，開法興福，鐸領監院事，不憚勤劬，竭盡心力，不啻楊岐之輔慈明也。乃弘開爐鞴，痛喫鉗錘，於棒頭喝下，往往有穎脫處。庚申秋，余有金粟之命，別去四載。甲子復徇西安當道護法之請，來主興善，鐸眉壽益高，皤然矍鑠，于丙寅春遷近池陽之寶鼎寺，不及月以微疾奄然化去，世壽七十四，僧臘三十五夏。徒子法雲為築方墳，瘞于寶鼎之南，請余為銘。乃序其由，而繫之以銘曰：

有大比丘，法門龍象。氣宇昂藏，學窮三藏。嚴淨毗尼，師心宗匠。悟法皆空，知心是妄。扶豎法幢，宗猷毗贊。痛耐鉗錘，老當益壯。迥脫羅籠，幾曾血戰。時節到來，草屨跟斷。復命歸根，徹證無上。我作銘詩，千載炳煥。

《憨休禪師敲空遺響》卷二

## 歎堂和尚塔銘併序

清康熙二十五年

釋曉青

師名允汾，字俞昭，歎堂其別號也。出竟陵吳氏。父崑，邑諸生，母許，早寡，長齋奉佛，日課《蓮經》，師每侍側，拱而聽，有所感發，誓為僧，以酬高厚，母首肯之，族人皆以為不可，強之娶。至年二十，喪偶，獲遂初志，投郢州蓮臺寺玄萃法師薙染，尋詣沱潛泐雲社，從三昧律師受具。遭世喪亂，隱荆南之玉泉山，學經論三年。一日閱《法華》，至火宅喻，有大白牛肥壯多力，行步平正，其疾如風，疑甚，就一老宿質之：「是何物而行步平正，其疾如風耶？」老宿叱之曰：「下坡不走，快便難逢。」師茫然莫識其旨。老宿復顧謂曰：「博通三藏，尚落筌蹄，聖心未通，難脫生死。汝器識沉邃，天資粹美，南方禪宗大盛，可惜一編草鞋，

了茲大事乎？」師念老宿語非徒然，遂發意南詢。過里門，值母疾革，留侍湯藥。畢後事，乃腰包而行。至漢口，值圓鑒居士耿玉齊適有兵備台海之命，片言投契，邀與同舟，抵武林，首參靈隱禮和尚，問以佛法大意，禮握竹篋便打，師不薦，因渡錢塘，將別叅，時庚寅春也。適退翁先師赴台州天寧之請，遇於旅次，師具威儀人見，翁問曰：「大德擬何往？」師曰：「天童雪竇。」翁曰：「將何所求？」師曰：「求了生死。」翁曰：「即今山河大地，明暗色空，泐泐現前，各不相借，作麼生說箇了底道理，又喚甚麼作生死，試語我？」師乃再拜，求指示，翁曰：「途中無暇爲汝說，得且隨我去天台，許多山水也不惡。」師自是得與籌室，每有咨問，翁即憑陵曰：「我這裏無一字挂他齒頰，若要向人口裏討甚麼漆桶，速退。」曾不少假辭色。師以己事未明，復遭詬罵，殊憤憤不樂。辛卯元日，會同叅八九輩起精進七，師亦與焉。午後值翁下堂，師近前作禮，翁便打，師擬伸問，翁又打曰：「汝擬作佛法會耶？」師於言下灑然領旨，遂拈古詩，作投機頌曰：「朝辭白帝彩雲間，千里江陵一日還；兩岸猿聲啼不住，扁舟已過萬重山。」翁笑曰：「我助汝喜，子今得達故鄉也。」一日翁上堂，師出問曰：「昨日有人從淮揚來報道，懷州牛喫禾，益州馬腹脹，直得世醫拱手，敢請別選官方？」翁曰：「事久多變。」師於地上拈一莖草，曰：「祇這箇黃檗可爲鄰。」翁曰：「草本不勞拈出。」師曰：「黃連未是苦。」翁打曰：「辛辣底且隨分用些。」師顧衆曰：「若不是這老漢，怎下得這副手脚。」從此機鋒穎脫，號稱噉齧。歲丁酉，廬山乾明虛席，翁命師往，師欣然而行，瓶孟杖履，猶夫在衆日也，山中耆舊翕然稱之。未幾，轉黃安之赤城天臺，嘉魚之夏田廣賢，又轉京山之潼泉，景陵之紫芝。卞孝旨居士同今江南廉憲令之創東巖精舍，延師爲第一世。時退翁先師有浮湘之行，過鄂渚，衆請說泐於此，遂額其堂曰「同真」，以表師資道叶。楚撫大中丞張公朝珍、藩伯徐公惺，欽師道範，專使齎書至潼泉，往復者三，必欲得師中興洪山寶通禪寺，將併甲乙爲十方院，中丞殫心區畫，堂構維新，寺所宜有，無不畢備。武昌乃楚之都會，地當衝要，時朝廷方問罪湖南，兵馬絡繹，惟師宴然無營，虛懷等視，上至節越方鎮，下至興臺隸卒，見師慈氣薰人，愛語導物，無不投戈膜拜而去。至庚申正月五日示微疾，乃謂左右曰：「老僧知

得，汝輩不知。」乘小肩輿，遍辭檀護。二月八日，爲先師生忌，燒香設饌，併上歷代祖供訖，遂移居東巖別室，據座索筆，書一偈曰：「世間憎愛鬪芳菲，底事何曾善赴機；要識洪山真旨趣，臨行但聽雪花飛。」至十三日，泊然長逝，門外果雪深三尺，遠近駭異，謂師真不測人，乘願再來，橋船末世者也。師世壽五十有九，僧臘三十有八。門人上眷、理祚等奉師全身，塔於京山潼泉之東南隅，以予與師同門中交契最深，睿公不遠三千餘里，來乞塔上之銘。予謹按其歲月，編次其行事，序而銘之。銘曰：

師誕於楚，祥鍾延陵。母氏聖善，俾從大僧。慧刀裂網，玉泉扃戶。習學貫花，荆門獨步。露地白牛，如風旋轉。心忽生疑，是稱勇敢。老宿者誰，弗彰名字。特爲指南，其志以肆。靈隱發機，靈巖脫鞵。臨濟來源，特明授受。出領乾明，匡廬雲曉。泐鼓一搥，佛日杲杲。江漢風高，湖湘化溥。歸根無口，萬物皆我。洪山再開，助居元席。師示大公，人難企及。雪花飛彩，冰燄騰輝。藏身無跡，用告真歸。落落團團，黃金充國。潭北湘南，千秋永式。

皆康熙歲次丙寅秋月，前往三峰靈巖同門泐弟華山曉青謹撰。《洪山俞昭允汾禪師語錄》卷五

## 山曉哲禪師塔銘

清康熙二十五年

李仙根

丙寅春，山曉和尚訂余作天童重興碑序，夏來吳，面囑之，余未俞也。師曰：「哲早以是趣先弘覺。覺曰：『姑遲之，將有大福德人應此緣事。』今哲老不能復待，惟君足當先識，欲一見以謝世也。」余不得已，勉屬草。師爲大喜，是日即過余言：「餐加一倍。」且請書以登石。余書竟，又至舍，益喜曰：「吾無憾于祖山矣。朕君似猶有餘欠者。」余曰：「非我所及，海水豈易枯？」師曰：「正賴百川俯就。」大笑去。閱冬季而師寂音至，弟子元盛等以遺命請銘塔。余愴朕曰：「師何歸之遽也。」今余再入都，正愁抑中，展狀



疾書，知師不盡，稍著梗概。按：師諱本哲，字山曉，蜀之長壽縣魏氏。父國琦，世儒業，母楊氏，夢梵僧授一如意生師。幼見經書佛像，即知敬愛，有塵外志，父母不能奪，從邑之定慧寺薙染。聞南方禪宗大振，慕之。十九歲下三峽，抵金陵聽講，時以所學質法侶，辨晰折衷，同席有聲者推服焉。適密雲和尚至長干，師往謁，公問：「淡固幽遠，無人能到，汝作麼生會？」師云：「不會。」公踏一踏云：「向者裏會。」師茫狀。于是習參禪。二十一從三昧和尚受具，華山見月和尚即以法器目之。聞報恩玉公名，遂至浙，見重于名人高士，如胡彥遠、江道闇、陳平遠諸子。因與彥遠同參報恩打七，愈憤礪，展轉經行，忽見面前如地陷相似，向不退首座問：「還我參本來面目底人。」座痛打一掌，頓覺輕快。復參牛過窓楞公案，如癡者三年，往見木陳忞公于雲門。一日，公問：「真月不問，汝諸人如何是第二月？」衆不契，自云賺殺人，師乃豁狀，隨舉古人機鋒，無不了了，淡自晦默。又于東海郁州山結茆七年，彥遠思師甚，招住西泠法華山，廬曰嘯堂。先是，師出蜀假宿山菴，其僧夢神人曰：「藥山禪師至。」次日，師拽笠入，僧訝，述其夢，師不以為異，而嘯堂之名亦樂取披雲澧陽義也。忞公再主天童，師充首座。順治十六年，隨公赴召，公得錫號弘覺。明年請還山，有旨畱師，上曰：「北方法道久廢，特畱闡揚，勿以風土有異為念。」命近侍李國柱選隆安寺，賜椹衣，請為國開堂，尋駕至問：「向上一路，千聖不傳，如何是不傳底事？」師曰：「飢餐渴飲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末後句？」師曰：「東方日出卯。」問：「世尊初生道，天上天下，惟我獨尊。因甚又要雪山苦行，觀明星方得大悟？」師曰：「疑殺古今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一念不生，前後際斷境界？」師曰：「急水打毬子。」上乃諭衆僧云：「親近師家，一須具眼，二須看古人樣子，如浮山遠初參葉縣，縣打罵，又以水潑，山云：『數千里為佛法來親近和尚，豈可以一杓水便潑去耶？』」縣方許挂搭，今時恐難得有此等人。朕為臣盡忠，為子盡孝，況學出世之法，了生脫死，豈可不辦一副鍊石心腸。朕痛佛法澆漓，過在學者辦道之心不切，親師之念不真，故諄諄諭此，爾等勉之。」越日駕幸隆安，上云：「素有轉法輪之願，今始得遂。朕去冬于萬善殿一見，便覺動止不凡，足堪師表人天，心甚喜。今法席森嚴，道風遠振，不辜相畱之意矣。」其他闕畧優沃，不能